

《末日》 顾磊 绘

顾磊：在艺术中潜行

顾磊，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以前做过客运员，组建过摇滚乐队，不过，他真正愿意用自己大部分时间去探索实践的一件事情是绘画。

光头小胡子大头皮鞋老头衫，人前的顾磊画家范儿十足。他说，虽然画画的大多剃个光头留个小胡子，但我还是有不同的东西——有些想法和认知是不同的。

记者 王丽慧/文

1 艺术青年的理想生活

小时候，顾磊喜欢看连环画，有一次，他突然发现邻居的连环画比书上画得还好，他摆出一副特羡慕的样子。邻居说：你每天过来，我教你一会儿。后来他去了几次就不去了，但从此对绘画有了兴趣。

中学时，偶尔看到同学画的石膏像，顾磊吓一跳——很有质感，能敲响的感觉。于是追问学了多久？答曰：两年。你想学？我教你。跟着同学学了一个月，适逢毕业，他和同学一起去报考行知艺术师范学院，居然考上了。

在“行知”读书第一年，顾磊就在绘画中表现出了某些不俗的东西。第二年，他退学了。原因是当时文化课七门有四门不及格，再读下去要留级，而且毕业后做小学老师的前景也跟他的志向不符。

退学第二年，他进入铁路上海西站做了一名客运员，主要工作就是在列车进站时维持秩序：有人站在边线以内要喊进来；有人穿越铁轨要叫回来；有人爬车要拉下来。也碰上过卧轨的，有个女烟贩，被警察抓住没收了十多箱烟，自己想不开一下子跳到铁轨上，那时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大家赶紧去拉她。诸如此类，那时，顾磊做了很多“激烈的运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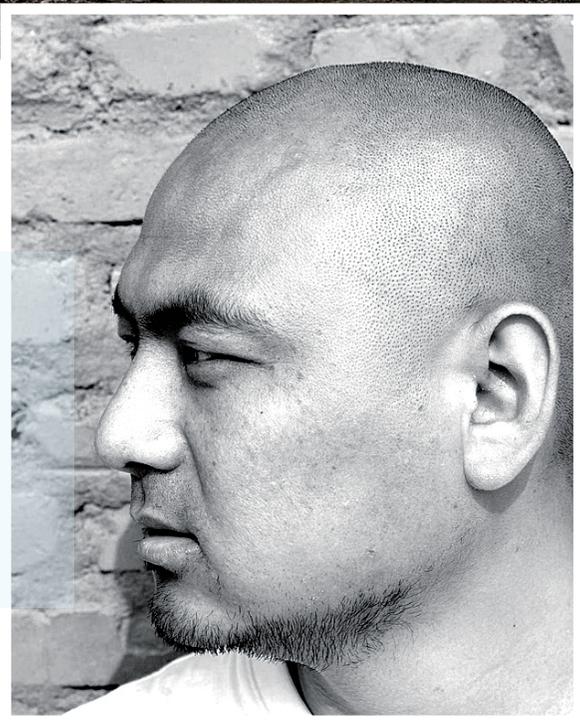
“铁饭碗”只捧了四年半，就被他扔了。因为工作必须耗费大量时间，影响到了他绘画的状态。他在华师大附近租了个房子做画室，开始了艺术青年的理想生活：缺钱时给人画壁画，闲暇时走入华师大，跟艺术系的学生喝酒，聊天，这是他喜欢的一种状态。

1999年，顾磊和诗人朋友毛豆组建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，“一包软壳牡丹和另外一包软壳牡丹”，他是吉他手，偶尔也唱两句——吉他也是自学的。2002年，他又加入了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乐队，陆晨、毛豆、梅二、顾磊，是乐队的4位固定成员。演出之外，他们的身份是公务员、诗人、公司老板和画家，他们频繁出没于华山路“昨天今天明天”酒吧以及延安西路凯旋路附近的育音堂，用自己的音乐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态度。

2006年，顾磊退出“顶楼的马戏团”，第二年底来到位于江桥的新泽源画家村。他说：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对绘画本身很好。

对我来说，生命是用来寻“道”的。这个不能多说，说多了又会有人说：这个傻逼又在装了。但这是我内心里的东西。每个人寻找的东西不一样，我的宿命是这个，或许死在半路上，但是有一个方向。——顾磊

我说不来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可以尽力地，把我的认知作为一个标本呈现出来。如果对大家有用处，那是我的荣幸；如果没有用处，作为一种人的可能性，或是一种病例，也挺好。——顾磊



2 艺术家不能走火入魔

这些年，顾磊开过画展，作品也得到颇多共鸣，但对他来说，这都不重要，绘画对他来说，更大意义上是一种自我的修行。完成一幅画，画中的形象会给自己一个反馈，让自己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。到第二张画，又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，如此往复，交流的问题也会越来越深入。“幸运的话，你会达到你所认为的那个‘道’。”顾磊说。每个人对艺术读解的方式不同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艺术就是和“道”、真理，

以及终极挂钩的东西。

当然，人得太深，容易走火入魔。他说，魔与道只是一步之隔，却相差千万里，魔会伤害到他人，他举了个例子——爱因斯坦，世界上最牛的物理学家，助美国发展核武器，他本来已经在物理学的道路上走了很远，却选择和美国人合作，美国人最后把原子弹扔在了广岛和长崎，导致他抱憾终生。所以，顾磊形容自己：每次进入内心走个20公里，就要回到现实喘口气。

3 从画者到艺术家

绘画这件事，对于顾磊来说，除了在“行知”的那一年之外，其他都是自学。学画之初，家里房间小，所学静物摆放不开，他不得不画一点由心而发的东西。这些画作，多是超现实主义风格，其内涵连他自己也无法给一个圆满的解释，但是他知道，这就是他要表达的内容。17岁，当他已经进行自由创作的时候，他的同龄人还在兢兢业业地画课堂上必须完成的循规蹈矩的作业，这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——没有东西可以限定住他，这是任何学院毕业的学生都做不到的。有一次他去上大美院，教学楼的过道里摆了十来张学生画的石膏像，猛一看就是一个人的作品，但是底下署着十个名字。“这太可怕了。”他甚至感到庆幸，庆幸当时没有在大学读下去。

少年时代，他的反叛情结严重。当需要把身体里的某种激情挥发出来时，砸瓶子或是敲墙，都会给人带来困扰或伤害，而绘画，这是一个既安全又容易让他达到平和和满足的方式。“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……因为我有一屋子画。”顾磊说，而且他的画可以帮别人解惑，这就是自我价值的呈现。

他尝试过很多绘画风格，素描、油画、丙烯、水墨……也有了些自己的体会。他认为，绘画和艺术是两种不同的概念——绘画是以审美为目的和基础的，而艺术是以表达自己的认知为前提。绘画可以是仅仅描绘景物，不一定掺杂个人感情；而艺术，他举例：比如自己跟邻居吵架了，前几天邻居趁他不在家偷了一棵树，他很恼火，于

是用绘画的方式，画自己不在家邻居偷树的情景来警示他——画面所表达出的立场更重要，而人物是不是有美感并不是首位的。“我以前是画画的人，现在是艺术家。”他如此给自己定位，“当然”，他又补充：“二者只是表现方式不同，并无孰高孰低。”

顾磊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认知。有段时间，他关注战争题材比较多，战争废墟、原子弹蘑菇云……他试图描绘人性的暴力、无奈，以及人本身悲惨的命运。最近，他又在画神庙等宗教有关的内容，试图重建一些东西。“我现在能做到的，仅仅是真诚的表达。别人看到，觉得值得欣喜或接受，这是我的荣幸和造化，不接受，也不会强迫，因为任何人都有否定你的自由。”

4 关于顾朋克

顾朋克是顾磊的另外一件“作品”，2002年他出生时，顾磊正辗转在“软壳牡丹”和“马戏团”两个摇滚乐队之间，他给儿子起名“朋克”，表达自己的一种音乐态度，更为纪念年轻时不管不顾我行我素的那段经历。

对于中国来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。成长的青春正处在八十年代的顾磊，或多或少有一些理想主义情结，他一直希望表达的是跟本真、真实、诚实等有关的东西。而“00后”的顾朋克出生就与网络和电子产品有关，家里电脑、电视、PSP每天轮着玩，每次组织家庭旅游，顾朋克第一句就是问住的地方有没有网络，有的话去哪里都可以；没有的话就一路耷拉着脸玩过去。他们之间的代沟是里程碑式的隔阂。

少年时期的顾磊，考试、退学、辞

职、租房作画，父母都给予了最大的包容。为人父后，他对顾朋克同样给予了最大的尊重和自由。暑假，每天有六七个小时定点来找顾朋克玩一种叫三国杀的纸牌游戏，顾磊觉得也挺好，他不赞成小孩子跟机器一起呆的时间比跟人呆的时间还要长。

顾朋克从小只报过一个跆拳道班，半年之后就不了了之，此后再没报过辅导班。对于顾朋克的学习成绩，顾磊从不担心。他说，成绩好坏只能说明一个人适不适合读书，不好，也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人生。有的人善于学习，有的人则天赋不在此处，正如他对艺术的追求，也许有的人擅长描绘美丽的世界，而他追求艺术对真理的表达。